

SIELDON

(美) 西德尼·谢尔顿 著



魔鬼的风车

曹德骏 竺一萃 译



(美)西德尼·谢尔顿著

魔鬼的风车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BCH 27 / 06

魔鬼的风车 / (美)西德尼·谢尔顿著 曹德骏 竺一萃 译

责任编辑：陈咏华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南京高云岭56号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东台市印刷总厂

开 本：787×1092mm 1/32

印 张：11,125

插 页：1

字 数：230,000

版 次：1988年2月第1版第2次印刷

印 数：25,350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0049 /I·46

统一书号：10141·1193

定 价：2.30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内 容 提 要

保罗·埃利森出人意料地战胜好友斯坦顿·罗杰斯，登上美国总统宝座。为了推行“民间外交”纲领，他遴选玛丽·阿什利为驻东欧某国大使，欲在美国和东欧国家之间架设理解和交流的桥梁。

然而，一个由东、西方各国的权势人物组成的“地下委员会”，也开始了旨在毁灭“民间外交”纲领的国际大阴谋。玛丽·阿什利是位美丽善良的大学教授。未上任之前，她的丈夫暴死车祸，从而毁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她在华盛顿的社交宴会上被人灌醉，险遭诱奸。她担任大使后，旋即发现自己处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。窃听、绑架、还有人对她下毒。她为之重新燃点起爱恋之火的情人也遭枪杀。自称“死亡天使”的国际刺客安吉尔，甚至策划在七月四日晚的国庆招待会上，让她和几百名客人一道轰轰烈烈地死去。她怎么也未想到，罪恶之源竟在白宫。她视为靠山的人无时不在暗算她，她视为寇仇的人投毒是为了救她于危难，她为之献身的人却是一个打算致她于死地的爆破专家……

这是一位坚强女性战胜国际恐怖势力的动人故事。小说悬念丛生。高潮迭起，情节紧张，结构复杂。读来惊心动魄，令人不忍释卷。

序

芬兰 佩荷

距赫尔辛基两百哩的密林深处，有一间陈设舒适能防风蔽雨的木屋。会议便在此处召开。来自八个国家的委员会西方分会的各位要员，依照精心设计的间隔时间准时抵达。他们的来访是芬兰国务院的一位高级部长安排的，因而护照均无入境记录。他们刚一到达，就由武装警卫护送进入密林小屋。及至最后一位访客露面，木屋就上了锁。卫兵们冒着一月的刺骨寒风站岗放哨，警惕着任何外人闯入。

与会者沿宽大的长方桌正襟危坐。他们都是权贵人物，在各自的政府中身居高位。在此以前，他们曾在不甚机密的场合下有过会晤。他们都是莫逆之交。为了进一步保持机密，他们都有化名。

会议持续五个小时，争论激烈。

最后，主席决定投票表决。他站起来，挺直身板，征询坐在右边的人的意见：“西格德？”

“同意。”

“沃丁？”

“同意。”

“鲍尔德？”

“我们未免太急躁，倘若暴露，势必危及我们的生命——”

“赞成还是反对，请表态！”

“不同意！”

“弗里尔？”

“同意！”

“西格蒙德？”

“反对。危险是——”

“索尔？”

“同意。”

“泰尔？”

“同意！”

“我也投赞成票。决议通过。我将把结果通报总监。在下次例会上，向各位汇报他推荐的执行这一行动的最佳人选。先生们，离席仍请按通常的安全规定进行，即每人间隔二十分钟。谢谢。”

两小时四十五分钟后，木屋空无一人。一队工作人员给木屋内外浇上煤油，放了一把火。狂风烈火，红色的火焰腾起四窜。待到佩荷消防队赶到火场，木屋已荡然无存。朔风吼，大雪飘，余烟缭绕，依稀可辨此处曾有一间房子。

消防队副队长弯腰凑近灰烬一嗅：“煤油！”他失声叫道，“纵火！”

消防队长凝视废墟，神情迷惑不解：“真怪！”他喃喃自语。

“您说什么？”

“我上周就在这片林子里打猎，哪有什么屋子？”

上篇

— 华盛顿特区

斯坦顿·罗杰斯是位魅力超凡的政治家，他常常与其拥戴者打成一片，并有无数权势朋友背后撑腰，他距美国总统宝座一步之遥。不幸得很，他的过强性欲搞得他几乎身败名裂。正如华盛顿的名流先达评论的那样：“他耽于淫欲，把自个儿搞下了总统位子。”

斯坦顿·罗杰斯并不觉得自己是个花花公子，相反，在未贪图那一夜的床第之欢前，他一直堪称模范丈夫。此公仪表堂堂，家财万贯，稳稳地迈向世界众望所归的最高宝座。他虽有无数次机会可对妻子不忠，但他实在未打过任何一个女子的主意。

第二桩事情或许更荒诞。

斯坦顿·罗杰斯的妻子伊莉莎白貌美聪慧，擅长社交，两人的志趣爱好几近一致。而与罗杰斯有一夜风情的芭巴拉，却比罗杰斯大五岁，两人又谈不上什么情投意和。这个女人面容虽然不丑，但绝非艳丽。因此，罗杰斯与伊莉莎白闹离婚，一时成了报纸的头条艳闻。最后，罗杰斯如愿以偿，与芭巴拉终成眷属。斯坦顿是个体育迷，而芭巴拉却讨厌一切运动，斯坦顿交谊甚众，芭巴拉则宁愿与丈夫离群寡居，赖不过了才出面招待几个朋友。认识罗杰斯的人们更加惊讶地发现，这对夫妇居然政见不合！斯坦顿满脑子自由派观念，而芭巴拉却是在一个顽固的保守派家庭中长大的！

斯坦顿的挚友保罗·埃利森在此以前曾劝过罗杰斯：“伙计，你大概昏了头。您和莉齐天生一对，地造一双，实际上已载入了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》，您干吗为一个应召女郎把她抛弃？”

斯坦顿·罗杰斯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保罗，别说了！我爱芭巴拉。只要离了婚，我就与她结婚！”

“您想过这件事对您前途的影响吗？”

斯坦顿·罗杰斯回答道：“这个国家的一半人的婚姻到头来都以离婚告终，有什么关系？”

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并非计出万全。他为离婚费尽周折的消息，成了新闻界的热门话题。无聊小报大肆渲染，搅乱视听。一时间，罗杰斯在温柔乡的照片也上了报端，风流男女半夜偷情的传闻家喻户晓，报纸把这俗艳的桃色新闻吹得活灵活现。待到公众关注此事的热情下降时，那些曾是斯坦顿·罗杰斯后盾的朋友们都销声匿迹。原来他们已另选中了一位新的白衣骑士去争夺总统大权：此人就是保罗·埃利

森。

埃利森无愧是个理想的选择。他容貌平平，全无斯坦顿·罗杰斯的魅力，但他才智超群，招人喜欢，家庭背景也不错。他身材不高，脸上有一对规矩的、流溢出坦诚的蓝眼。他的妻子是一位钢铁巨子的千金，芳名阿丽丝。十年伉俪，柔情缱绻如火如织，传为世人美谈。

保罗·埃利森与斯坦顿·罗杰斯一样，都在耶鲁大学念过书，毕业于哈佛法学院。他俩从小在一起长大，两家在南安普敦的避暑别墅仅一墙之隔。小时候，他俩一块儿游泳戏水，一道发起组织棒球队。稍后，双双去会女朋友。他们在哈佛同窗于一个教室。保罗·埃利森学业优秀，但班上的明星则是斯坦顿·罗杰斯。罗杰斯当上《哈佛法律周报》的主编，就安排埃利森当副主编。斯坦顿·罗杰斯的父亲是华尔街一家名望甚高的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，当斯坦顿利用暑假在事务所兼职时，他也把保罗介绍到那儿挣钱。从法学院一毕业，斯坦顿·罗杰斯犹如一颗政治新星冉冉上升。如果将他比喻成彗星，保罗就是彗尾。

离婚使事情彻底改观。现在，轮到斯坦顿·罗杰斯当保罗·埃利森的附属了，真正是反客为主。埃利森花了足足十五年的工夫才登上山巅发迹，他先竞选参议员，名落孙山，好歹在第二轮中取胜。以后几年，他成了一位无处不在，仗义执言的立法者。他抨击政府的铺张浪费，讨伐华盛顿的官僚主义，他宣传民粹观点，主张国际缓和。他被邀去为在职总统的连任竞选提名发表演说时，才情纵发，妙语连珠，令

举座皆惊，从而大得人心。四年后，保罗·埃利森被选为美国总统。他任命的第一个人就是斯坦顿·罗杰斯，官衔为总统外交顾问。

马歇尔·麦克卢汉预言，电视将使全球变成一个小村庄，这已成为现实。第四十二届美国总统的就职大典被卫星现场传播到190多个国家。

黑公鸡咖啡厅，是华盛顿特区的记者们的聚会之处。《华盛顿邮报》老资格的政治时事记者本·科恩，与他的四位同事坐在桌旁，一道观看架在酒吧柜台上的电视播放的总统就职大典。

“杂种，害得我赔了五十块钱！”一个记者怒气冲天地骂道。

“早就叫您别打赌，埃利森肯定胜。伙计，他身上法力无边，这下相信了吧？”

一月北风透骨寒。镜头摇出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聚集的众多人群，他们在大衣里缩短颈脖，聆听架设在主席台四周的喇叭传出的典礼实况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贾森·默林领头宣誓完毕，新总统与他热烈握手，然后走近麦克风。

“看看站在冰天雪地中的白痴，一个个把毯都冻掉了！”本·科恩调侃道，“他们为啥不呆在家里象其他人一样收看

电视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有人正在创造历史！伙计们，于是某一天，这些人就会向他们的儿孙夸海口：保罗·埃利森当总统那天，老爷子我站在他的身边，伸手可以把他捞着。”

“您太会挖苦人了，科恩！”

“过奖。世界上的政治家都是一丘之貉，他们卷入政治是想从中大捞一把。伙计，正视这点吧。我们的新总统是自由派，又是理想主义者，这足已使任何一个有点理智的人恶梦缠身了。我对自由派下的定义是：他可以把毬戳棉花堆里！”

实际上，本·科恩并非如他嘴上说的那样尖酸刻薄。他从保罗·埃利森发迹之初就采访他，当初对他印象不佳。随着埃利森在政治阶梯上越登越高，本·科恩开始改变看法。这个政治家并非奉命唯谨、做小伏低之辈，他是柳树丛中的一棵参天橡树。

户外，天空突然被冰凉的雨织成一张暗灰色的大幕。本·科恩实在希望这天气不是今后四年政治气候的不祥兆头，他的目光再度回到荧光屏。

“美国总统之职，是美国人民点燃的熊熊火炬，每隔四年届届相传，交到我手上的这支火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。它足可以烧毁我们熟知的文明，也可以成为照亮我们及其人类其它部分前程的灯塔，我们将在两者中作出抉择。我今天的讲话，不单针对我们的盟友，也是针对世界上的各种政治力量。我现在对他们呼吁：在我们准备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，世界上再没有对抗的任何余地，我们必须学会把‘一个

世界’变为现实。任何其它道路只会导致彻底毁灭，没有一个民族能从这场毁灭中活过来。我十分清楚，在我们和铁幕国家之间，存在巨大的断层。因而本届政府的当务之急，是在这些鸿沟之上建造一座坚固的桥梁。”

他的话洋溢着深沉的、发自内心的诚意。本·科恩暗想：他倒心怀善意，但愿无人暗杀这个狗杂种！



堪萨斯州江克欣城。天低云暗，阴风凄凄，大雪纷飘。6号公路的能见度几乎为零。玛丽·阿什利小心翼翼地驾驶着破旧的客货两用车，驶在公路中线，扫雪车在前面开路。她正赶去上课，而暴风雪却使她迟到，车速本已慢如爬，她仍担心车轮打滑。

总统的声音从车内收音机传出来，“……朝野之中，不少人坚持认为美国应深掘壕，少架桥。我的回答是：我们也不能让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后代的前途，处于全球对抗和核大战的威胁之下。”

玛丽·阿什利想：投他一票不冤枉。保罗·埃利森势必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。

她把方向盘端得更紧。此时，茫茫大雪，遮眼障目。

圣·克罗瓦岛，晴空万里，湛蓝澄澈，阳光普照，然而哈里·兰茨全无心情出门踽踽，屋子里的生活太令他舒心快意了。他赤身裸体躺在床上，多利两姊妹把他似三明治一般夹在中间。凭经验，兰茨发觉她们不是姊妹。安内特身段修长，皮肤天然浅黑；萨利虽然也个头高挑，却是肌肤雪凝。

她俩是否是亲戚，兰茨才不在乎哩。要命的是这两个女人都是调情好手，她们现在的动作，使兰茨快活得直想大叫！

在这间汽车旅馆客房的那头，电视机荧光屏上总统的影像摇曳不定。

“因为我相信，只要双方拿出诚意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东柏林的水泥墙也会轰然垮塌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要我去关掉那该死的东西吗？”萨莉停止动作，问道。

“别关，我想听听他卖的狗皮膏药。”

安内特抬起头：“你投了他一票吗？”

哈里·兰茨大声雷吼：“嗨！你们两个！”

“一如你们了解的那样，三年前，A国总统易人，A国就与美国断了交。我现在告诉你们，我们与A国政府及其总统已有了联系，他同意与我国恢复外交关系。”

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人群发出了一阵欢呼。

兰茨猛然挺身坐起，安内特的牙齿碰到他，“上帝呀！”兰茨痛得尖叫，“你要干吗？”

“你为啥要动？”

兰茨没有听见她说什么，他的眼睛仿佛粘在电视机上。

“我们的正式行动之一是，”总统说，“派一个大使到A国去。这还仅仅是开端……”

A国首都正是薄暮时分，冬天的天气出人意料地充满暖意。夜市的街道，人群熙攘，人们排着队，在不符时节的融融天气中购买食品。

在古老的办公室内，A国总统正在收听无线电短波广

播。他的周围簇拥着六个助手。

“……我无意就此停止。”美国总统慷慨激昂，“一切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，我打算重新建立这些关系。此外，我还想巩固我们和C国、D国和G国的关系。”

收音机传出阵阵欢呼，掌声雷动。

“向A国派驻大使，无非是世界范围内，人民与人民之间交往运动的开始。我们不要忘记：人类起源相同，也被相同的问题困扰，并将走向相同的终极命运。让我们牢记：我们同大歧小，我们之间的分歧，是我们自己酿成的！”

※

在巴黎市郊，纳伊镇有一处戒备森严的别墅。A国叛逃领袖马林·格罗沙，正在收看2频道转播的美国总统就职盛况。

“……我向各位担保，我将使尽全力寻找别人的长处。……”

掌声持续整整五分钟。

马林·格罗沙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时机成熟了。列夫，他在发肺腑之言。”

他的保安首领列夫·帕斯特拉克答所非问：“这对总统有利吗？”

马林·格罗沙摇头否认：“不过，我必须小心从事，过去的失败不能重演。”

彼特·康纳斯没有吃醉，至少没有达到他希望的酩酊大醉的程度。当他干完第五杯苏格兰威士忌时，与他同居的女秘书南希走出来，说：“彼特，还未灌够？”他笑了，拍了

她一下。

“我们的总统正在夸夸其谈，你得有点礼貌。”他转头注视总统形象，对着屏幕大吼：“你是个左翼分子，这是我的国家，CIA决不允许你卖国求荣。臭狗，等着收拾你吧，奉劝你别拿你的毯来下赌！”

二

保罗·埃利森说：“我需要你鼎力相助，老朋友。”

“一定全力以赴。”斯坦顿·罗杰斯轻声回答。

这是椭圆形办公室，总统的公案后，挂着美国国旗。这是他俩的第一次会谈，埃利森总统感觉挺别扭。

假如斯坦顿不失足，保罗·埃利森想，坐这把交椅的就是他而非我。

斯坦顿·罗杰斯象看穿了他的心思，说道：“讲真的，在你被提名竞选总统那天，保罗，我真羡慕死了。这是我的梦，而你却实现了。你还了解吗？我最终认识到，如果我坐不到这把椅子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希望你能坐下来。这把椅子非你莫属！”

保罗·埃利森朝朋友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告诉你，斯坦顿，这房间也怪吓人的，我觉得华盛顿、林肯和杰佛逊的鬼魂在游荡。”

“我们还有一些总统……”

“我懂。不过，伟大的总统们已树立万世楷模呀。”

他揪桌上的电钮，几秒钟后，身穿白制服的侍者进来。

“总统先生需要什么？”

保罗·埃利森问罗杰斯：“喝咖啡？”

“行呀。”

“还要一点什么？”

“谢谢，芭巴拉要我减肥。”

芭巴拉。她使每个人都大为惊奇。华盛顿的流言蜚语甚嚣尘上，说他们的婚姻连头一年都迈不过，谁知弹指十五年，两情依然长久。斯坦顿·罗杰斯在华盛顿一开风气之先，芭巴拉也挣得了洁樽待客，恩礼有加的女主人名誉。

保罗·埃利森起身踱步，“人们对我民间交流的讲演褒贬不一，我以为你对报上的文章深知其详。”

斯坦顿·罗杰斯耸耸肩，“你知道他们的作法，他们热衷于造神，然后再把神像捣碎。”

“坦率地讲，我才不管报纸是怎样胡言乱语的，我只对民众的反应有兴趣。”

“不庸讳言，保罗。你把敬天命，畏圣人的观念灌进了太多人的意识。军队对你的宏伟计划颇不以为然，还有不少实力雄厚的煽动者，无一不想你的计划泡汤。”

“我的设想必获成功。”他往椅背上一靠，“你可知当今天下最大的结症所在？没有政治家，国家大权都操在政客手上。不久以前，这世界巨人林立，尽管好坏掺杂，但毕竟都是伟人。罗斯福、邱吉尔、希特勒、墨索里尼、戴高乐，还有斯大林，真是不胜枚举。为什么他们都同出一个时代？为什么今天就没有政治家了呢？”

“想在二十一时的荧光屏上当世界伟人难上加难，”